

# 東 北 風 土 小 誌

董秋水著

三聯書店贈

時代批評社出版



MG

K892.43

1

3801  
2522



3 1796 0767 0

書叢代時

種一第組文人

誌小土風北東

著水秋董



版出社評批代時港香

# 東北風土小誌目錄

## 前序

- 一 亘古的荒原……………(三)
- 二 冰雪・獸皮・火……………(三)
- 三 美麗的季節……………(六)
- 四 土地與人……………(九)
- 五 燒荒……………(一三)
- 六 農民之家……………(一六)
- 七 生產與生活……………(一九)

八	紡車停轉了.....	(二三)
九	槍・馬・小型酋長.....	(二七)
十	貂皮騎士——紅鬍子.....	(三一)
十一	獵・獵人.....	(三五)
十二	舞蹈和戲劇.....	(三九)
十三	秧歌.....	(四三)
十四	桃花女的故事.....	(五一)
十五	大神.....	(五五)
十六	太平年.....	(五八)
後	記.....	(六三)



## 翦序

董秋水先生近著「東北風土小誌」一書，用文學的體裁敘述東北——特別是遼河以東的風土民俗。全書的字數不多，但所觸及的範圍却甚為廣泛，他從「亙古的荒原」說到現在的鄉村；從「冰雪·獸皮·火」，說到「美麗的季節」；從「獵人」說到「農氏之家」；從「槍」，「馬」說到「小型獾長」「響鑿」和「紅鬍子」；從「舞蹈」「秧歌」說到「大神」。一言以蔽之，作者在這本書中，敘述了東北人民的生活方式，敘述了東北社會特殊的人物，也敘述了東北民間的歌舞與神話，全書的結構，甚為完整，至於文字之流利，尙爲餘事。

我對於民俗學沒有作過專門的研究，但我喜愛民俗學，因為我在歷史研究中，深深感到在人民的生活習慣中，保留着不少歷史的殘餘，而且這種歷史的殘餘，直到現在還作用於人民生活之中（物質的或精神的）。爲了研究歷史，我以爲民俗學正是活生生的史料。所以我對於作者的這種工作，極表贊同。不過本書敘述的題材雖然是民俗，實則是一本文學作品。

因爲作者是東北人，常常流露出「一種懷念故鄉之感，對於民俗的敘述稍嫌抽象，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云：「東北風土小誌，如果說是寫實，毋寧說是抒情」。然而即因如此，所以情文並茂。

東北，現在已完全解放了，東北的人民已經走進了一個有史以來不曾有過的嶄新的時代，但這個廣漠的原野，不知演過多少的歷史活劇，種族的角逐，階級的換班，這些血和火的史實，雖然已經成了過去，然而其遺風餘韻，或多或少還是以變態的歪曲的形式，殘留在東北人民的生活習慣之中，成爲一種走向新社會最頑強的障礙。爲了改造東北，從社會之最深的地方，發掘出附着於人民生活習慣中之封建的歷史根株，是必要的。這也許就是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作者在本書後記中說他寫這本書雖然是「以懷鄉去國之痛來著筆」，「但對於東北的新生，是更寄予了最大的希望」。爲了東北的新生，我希望作者在將來返回故鄉以後，能够再寫一本更具體的東北風土續誌。

慕伯贊十一月八日·一九四八年·香港



## 一 亘古的荒原

當你走出萬里長城極東的一端，那座被稱爲「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再繼續向東進發，所見到的，首先是貧薄的黃色土地，和一系列的低矮的民房，那將使你毫無興趣。接着，沿遼河北上出柳條邊的法庫門，再北走就進入了科爾沁和郭爾羅斯族的大草原了。這裏會使你初初的受到一點奇異，在這裏，你將很難看到一株大樹，也很難找到一片森林。這草原裏特別的奇景是沒有的，除了極少的河流和一些小的池沼，使你驚奇的就是好像把你掉進了夢境一樣，擺在你面前眼下的是，永遠望不到邊際，也走不到頭的，一人多高的蓬蒿蕪草。小動物除了灰色的野兔以外，你就很少見到別的東西，雖然，也許你不幸的遇上成千匹的大狼羣，但那必須是在秋冬的時候，然而也是很少的。

當你再繼續北進，你就可看到，被蒙古人認爲海的額爾古納河的源頭——呼倫池。呼倫池和興凱湖一樣，東西相對，阻隔三千多里，它們的位置，都是處於中蘇兩國東西的邊界上。這兩個池沼也是東北草原上神話的產生者。由呼倫池折東轉北，你就進入了大興安嶺山地

，如果你好事的向東轉一下灣；也許要費你一年，或者半年的時間，你才能由大興安嶺，小興安嶺，長白山等地帶轉出來，如果，在這一途程上，你不幸的遇險而喪了生命，那也將無人知道。否則，你能重新再進入山海關的大門，那麼你將有講述不盡的驚人故事。

當然，一開始你見到的不過是些由白楊樹和樺樹所構成的矮林，那些美麗的山雉和嬌小玲瓏的松鼠一定會給你一些輕鬆閒雅之感的，幾天之後，你的行程就會跟這些景物絕緣，所看到的全是針葉林了，這以後就很難見到太陽，上面是被枝葉遮滿了的傘蓋，下面是堆積幾尺厚腐爛和將要腐爛的樹葉，人走在這裏面，通常不知是晴天或是雨天，如果是在夏季炎熱的日子，由於一陣悶熱，你會突然覺得你在的地方斷絕了空氣，也許就會因此窒息而死。如果是在冬天，滿山遍野都被冰雪封鎖的時候，你也許一不小心，就整個的掉在冰窟裏而喪失了生命。

在大小興安嶺和長白山裏，還存在着原始森林，如果你是一個植物學家或動物學家就更好了，那你將發現很多原始的不知名的植物和動物，也許那裏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或者是能多少的危及你生命的東西，如果你是一個獵人或者是一個採掘人蔘的人也有你的幸運，你也許打到幾隻獐子或幾隻鹿，而得到一袋麝香幾枝鹿茸。更大的幸運就是突然遇到一棵千

百年的老山麥，那麼你不難成一個百萬富翁。

整個的「東北」在被河流包圍着，西邊由額爾古納河起，下游是黑龍江，它圍繞整個的北邊，直到最東北角經過混同江而同烏蘇里江會合，再南是鴨綠江一直到黃海的渤海海峽。偉大而美麗的河流——松花江，則是由西向東橫穿過整個的東北草原的中心。

## 二 冰雪·獸皮·火

東北是更富於大陸氣候，冬季比較長一些，而更加酷寒，落雪以後，至少有四個月的長時期，地面完全被厚厚的冰雪覆蓋着，這時候的交通工具，除了馬匹和車以外，人們多半使用雪橇，那是一種非常輕快的雪上飛船，由馬挽拽，或是用高大的狼狗挽拽，大概因為狗四足軟而不滑，很適於跑冰。人坐在這種雪橇上，可以說又穩又快又適意。

這裏氣節在人們生活裏有着很大影響，在衣着上來說，獸類的皮毛是被大量的利用着，猶其是用在鞋子方面，會使居住在溫暖氣候地帶的人想像不到的，那就是東北人冬季所慣穿的靴鞋達罕這些東西，靴鞋是用一種熟牛皮縫製的，裏面是裝上捶成細軟如絨的所謂關東

三種寶的鞞鞞草。然後穿在腳上，既能保暖又可便利在冰雪上行走。鞞達鞞是用各種獸皮縫成的高腰的靴子，普通是用鹿皮。鹿皮，因為牠們既保暖又非常美觀。在靴子裏面套上一層又厚又軟的毡襪，穿上來看跟一隻駱駝的腳差不多。在冰雪中走路再適宜也不過的。

這裏在屋子建築得都特別高大，寬厚，夏季炎熱的時候既涼爽又通風，冬季又溫暖禦寒。都市裏的房子建築多半是有可以生火的牆壁，生起火來牆是熱的，室內是溫暖如春的，當你在屋子裏，會不覺得這是冬天，甚至使你忘掉，就在這時外面正落鵝毛大雪。

在鄉間，與城市就不同了，那裏很少生火牆，也不睡床，而是睡火坑，它的功用同火牆一樣，而且更代替了床，這是在酷寒的東北鄉間的特色。

東北人，在冬季裏是睡不了皮毛，鞞鞞草，和火這三樣東西，所以鞞鞞草同麂皮和人蔘都被稱關東省三宗寶的。正因為氣候關係，在東北人的生活裏，同樣的還需要三種東西，那就是酒，煙草和醬。雖然這三種東西是中國內地人民的共同嗜好，但是在東北就顯得非常重要了。東北人所常食用的醬，是完全用大豆製成的，是非常富於營養的一種副食品，但是比任何的地方的醬都要鹹上幾倍，俗語所說：南甜北鹹，這也完全是地帶寒冷的關係，因此，酒更是東北人所深好的東西，這裏的酒，可以說比全世界任何國家民族所製造的酒都強烈，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酒精，而是用純量高糧釀製的，色純白，味甘烈，東北人在冬季旅行或打獵的時候，都是要背着酒瓶子的，不僅成人，就是兒童在冬季的嚴寒時候，也能吃上幾杯的。因此酒作坊「燒鍋」的生意非常好。

烟草在東北人的生活裏比什麼都更為普遍和必需，在一首民謠裏聽到：「關東省三宗怪，十七八的姑娘叼着一根大烟袋。」就可以看出來，那裏的人民，不分老幼男女都對烟草有深切的嗜好。是的，這完全正確，如果你能走進鄉間的農民一羣裏，或者是在城鎮的集市上，你都能看見，差不多由十幾歲的孩子，到白髮老者，在他們的腰間，都掛着了一隻或長或短的烟袋和烟袋荷包，烟袋桿的部分是由於一種烏木製的，一端裝着黃銅或白銅的烟鍋，一端裝着玉石或假翠的烟嘴，而烟袋荷包，這個用來裝烟草的小口袋，倒是非常精緻，上邊都是繡着滿滿的圖案和花紋，這大半是出自他們的太太或者是情人手裏，而孩子們則是由於他們的母親或姊姊的手裏。東北人對於他們的烟袋和烟荷包的愛好，正如對他們的馬匹和鞍具，或一枝手槍一樣，到處逢人誇讚着牠們的美麗名貴。

這裏的農民沒有一家不種植烟草的，正像他們種植米谷和蔬菜一樣普通，肥大的菸葉，晒乾以後，就可以吸食了，色深紫味醇而濃烈，除了東北人自己吸食，很少外銷的，因為這

種菸葉，除了少數能用製作雪茄，其餘如用作菸絲和捲烟都不適宜，所謂「關東菸子」只宜於東北人自己而已。

披着皮襖，圍着火爐，飲酒，吸煙，這就是東北人的「九九消寒」圖。

### 三 美麗的季节

在東北氣候的變化，季節的顯着劃分，對於人們的生活上，可說是給與了更豐富的更美麗的資料了。這是全不同於那些熱帶的地方，一年四季很少變化的，單調而平凡氣候，這裏，有嚴肅而偉大的冬季，瀟灑而雄壯的秋天，而夏天是驚人欲醉的，而春天更是美麗活潑萬物的化生的季節。

在這里，四季的風物迥然不同，不僅是豐富而美麗，更是充滿活潑的刺激，有的人喜歡過夏天，而不喜歡過冬天；有的人愛春天而不愛秋天，但也有人的愛好又正同這相反。總之是春天有春天的好處，夏天有夏天的好處，而秋冬更有春夏的所沒有的好處，活潑流轉，刺激着人們的情趣，生活就更加了美麗。

這里春天是最美麗的一個季節。

當刺人的肌骨的西北風，一天忽然停止了，而吹到你面上來的竟是溫暖輕柔的東南風，那麼，在大地上的一切就要變了，太陽有了笑容，地上的冰雪開始溶化，接着，就看見河水載着冰塊淙淙的流動，僵凍的柳條也漸漸的發青，漸漸的變為柔軟了，大地發出了泥土的香氣，清明到了，草快發芽了，這是播種的日子，農民開始忙碌起來，種麥子，種豆，種高粱，和各種蔬菜。不久，大地就整個變成綠色了，野花也開了，燕子也由南方回來了，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又在上帝那里，重新獲得到它們的生命。

夏季是一個疎閒輕鬆的日子。

菜花開過又落了，矮瓜逐漸長大，憑着雨水的滋潤，田禾在她裏自由生長，暑天到了，農人們，這時掛起了鋤頭開始歇夏了，再悠閒也沒有了，早晨起來要是高興的話，就去逛瓜園。東北甜瓜是非常出名的，這是一種必須種在山坡上帶有沙性的乾燥土地上的東西，有玉香圓，芝蔴翠，綠皮脆，蜂蜜罐各種各色的甜瓜，各有各的味道，可以說色香俱備，是消夏的妙品。午間，是二日中間最炎熱的時候，吃過了飯，人們很少出屋，多半是睡上一兩個鐘頭的午覺。日頭偏西，炎熱稍過的時候，人們才從屋子裏，草棚子裏，樹底下大羣的走出來

這時，多半是對附近的河水裏去洗浴，一面游泳一面嬉戲，消磨了整個的下午，然後回來吃飯。這以後便是月亮和星星的世界了，人們把整個的夜晚時間，是消磨在豆棚瓜架底下，吸煙和講鬼說狐的故事裏了。

秋天是一個黃金色的收穫季節。

高糧穗由淡綠色變成紅色，再變成深紫。大豆的笑由綠變黃變硬，然後裂開了角，這是收割的日子，到處响着農民們的鋒利的鐮刀和愉快的歌聲。高糧，大豆，一切穀類在打禾場上，像山一樣的堆積起來了。大地赤裸了，蟋蟀開始發起哀鳴，雁鳥已開始列隊南歸，太陽也像有點淡淡的哀愁，這便是秋天。

在這里，秋天對於農民，並不像對於詩人那樣所給與的不是傷感，而是壯潤的氣氛，和豐富的收穫。秋天，不僅是一個收穫的季節，而還是一個戰鬥的季節，農民們用高糧酒慶祝過了黃金色的豐收，慰勞過了自己一年的艱辛，中秋節過後正是秋高馬肥，行圍打獵的時候了。

冬天是一個盤伏的季節

當第一場雪降落的以前，人們早已把糧食上了倉，地裡的一切連根塊類的菜蔬也一點不剩，整個的收藏在地窖裏了，房子有漏風滲雨的地方也修補好了，一切禦寒的設備連皮毛的

衣服都已預備齊全了，準備過冬天了。

不久，大雪接二連三的降落了，大地成了銀色的世界，天氣變的更冷了，氣溫很快的就降到冰點以下。這時，被凍僵了的地面開始裂縫，夜間，人們常常聽到這種地面被凍裂的聲音，昆蟲早已進入冬眠狀態。獸類好像也絕了跡，如不在有好太陽的天裏，鳥類也不出現了，而且常常在大風雪的隔日，房門口竟被三尺多深的雪封住，那時就必須打開窗戶才能爬出去，在這種天氣，屋簷下的麻雀很少不被凍死的，孩子們都被警戒着，不准他們出門的，就是大人們在這種天氣裏如不是最要緊的事，也多不外出的，因為在大風雪中，是無法辨認方向的，也不容易認清道路的，一個迷失的人，常常被雪埋沒而被凍死的。像這種大風雪的天氣，有時可繼續三四天，但在整個的冬季裏還是好天氣多一些，人們有了好的皮毛衣服禦寒，還是能照樣出去辦事的。

#### 四 土地與人

東北這塊地方的真正開發還不到兩個世紀，在以前是半游牧的滿洲民族佔據着，在他們

入主中國以後，差不多是舉族南遷的年代裏，才移植了大批的漢民族出關從事農業的墾殖，在日俄兩大勢力鬥爭的年代裏，東北也才開始浸潤了東西兩洋的文化，才出現了鐵路和現代的都市，在日本帝國主義佔據的年份裏，也有了初步的工業建設，和地下礦產的開發。但是，東北的農民到今天還是遲滯於落後的封建的古老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狀態裏。

在這裏基本民族是滿洲人，但他們舉着侵畧者步伐入主了中國，後來遷移而來的，多半是內地的山東人，和少數的河北、山西人。他們最初是少數的抱着發財的挖掘人夢的人，和少數的採取皮毛的獵人。後來則是大批的成千上萬的移民，他們或被政府驅趕而來的，或是被災難驅趕而來的，但多是挑兒担女徒步跋涉來建築冒險的樂園。這些人，有的在政府手中領到了土地，有的用自己的勞動也慢慢的獲得了土地。這裏富裕是自然的，人烟稀少的土地，需要大量的人手的勞動力，只要有人就有財富。因此：這些人耕種了田地，建設了鄉村和城市，雖然於他們本身帶來的中國內地的固有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他們還想照舊因襲下來，用來建立東北邊疆的文化風景。但是由於生產方法隨着環境的不同，也就不得不按照客觀的條件發展，而漸漸的創造了新的生產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

這些個偉大的勞動人民，在一個多世紀之內，把東北由荒涼遼濶而開發成阡陌縱橫的沃



田萬里了。

但無論如何，還有半個多的東北土地是荒置着，還有大半數的處女地需要開墾，而森林差不多都隨其自然的生長腐爛。地下的富藏除少數的煤鐵被開掘外，其餘還是茫然廢置。工業除了近年外資經營的少數外，還需要廣大的開展，整個的人民經濟還滯留在農業經濟裏。

一開始，在東北這塊遼闊寬廣的荒原上，只要有人力，只要自己願意，就可以憑耕作的 ability，墾拓大塊的土地。人在這裏是決不愁沒有田地來耕種的。雖然，有些個遠地大都市的富翁供用一點小小數目的金錢，向當地政府價領了大塊的荒地，成爲私人產業，但這種領地後來多半轉入親手來開墾這塊土地的勞動人們手裏。不然的話，這種領地很少被耕殖起來，所以到今天，就是在吉林和黑龍江的西部，遼寧的北部，除了官地以外，還有無數的這種私荒被荒廢着而無法開發。

由於人力的集中，和大批的飼養牲畜來用於耕作，在東北的土地是大塊的被耕種着。

在這裏貧富並不顯著，農民間的土地使用多少，常是由於人口的工作能力來決定的，普通一個農戶家庭的構成多半是祖、父、子、三代或者到四、五代共同生活，如果，這個家庭的祖一代是弟兄兩個人，那麼父的一代多半是五人到七人以上，而子的一代就會多到二十

人以上了，一個大家族，常常有三十人到五十人的人口，所以他們耕種的土地通常的一戶，可能有土地二千畝以上，就是照最少人口的一個農戶說起來通常也沒有在百畝以下的。而擁有幾千畝土地的農戶，在東北並不算什麼奇特。在這裏財富的計算是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數而定的，一個有多數人口的大家族，雖擁有土地幾千畝，但平均起來每人所有的土地數量，不一定超過一個人數少的小家族每人平均的土地。所以在東北很少有貧農的嚴格分別。通常稱為大戶小戶，多是按照人口多少而說的，東北農民的財富據土地來說，普通的一個農民可能有土地三十畝到五十畝，在東北一個農民利用牲畜的力量耕種三五十畝土地是很容易的，因為這裏的土地，一年只能使用一次，而耕種的方法和手續又很簡單，在佈種以後，僅僅除幾次草就憑其自生自長，其餘只在收穫上再費一次事便算完成。

在東北佃農是很少的，除非在政府不發放荒地時候，欲獲得耕地的人，不得不向領有私荒而無力開拓的人去租用，但是，這類土地到後來多半通過買賣的方式而轉移到耕種人的手裏。

僱農在這裏更少見，除非是由關內初來的投親找友的單身男子，不過這類僱農，又多半是幾年後的地主。

今天，在東北的農民問題，就如那些貧富問題，和耕者有其田的問題，都很容易解決的，只要把土地與人口加以調節，把荒地開發起來，用集體的生產方法加以科學的經營起來，打破舊制度，就可以把東北變成人間的樂園。實在說，在今天的東北，雖然有的地方人口較密，土地不夠用，但大多的地方又荒地太多，人手太少，開發不起來，到今天，甚至還有半個東北在洪荒時代，由古到今還有沒經過人類足跡。

## 五 燒荒

一出長城不擬還，燒荒十載好家山。當關內的流民最初担兒擄女長途跋涉來到這荒涼的邊疆的時候，多半是抱着這種堅苦鬥爭的精神，決心打算在東北開發他們新的天地，他們毫不避艱險的，選擇了他們認為富裕的一塊的地方，放下了他們的担子，就開始準備在這裏活下來，但一切天造地設的困難是太多了，可以說，比美國人開發西部的困難，還多上萬倍。他們缺乏工具，缺乏種子，缺乏牲畜，缺乏食糧醫藥，不僅是要征服大塊頑強的草原和自然鬥爭，還要同飢餓、疾病、死亡鬥爭。雖然，他們的精神是堅決的，但是，他們的隊伍是羸弱

的，他們包括着老弱婦女的一羣凍餓瘦弱的人們，是被內戰、荒年、瘟疫，或者是被政府強迫的遷移而來的，他們就不得不立下決心，在這裏打出路。當他們住下了以後，而對這一望無垠的大片荒草，正像一個又飢又餓的沒有了牙齒的人，對着面前山珍海錯豐富的盛筵一樣，怎麼把它吃下去呢？這種驚喜以後的憂傷實是最大的困擾，但他們不能不咬着牙關鬥爭下去，於是，他們就用他們的最原始的工具——一雙粗糙的手，展開了神聖的工作。

秋深的時候，他們用一把野火，燒光了那些荒草樹木，然後，他們就用手和簡單的鐵器，對付艱難的挖掘樹根和清除石塊的工作，這必須在落雪以前完成，那麼就可以在明春開凍以後播種了，但這種艱難的工作必須經過三年多的戰鬥，才能開始得到收穫，在這三年漫長的歲月裏，他們忍受着寒冷，忍受着饑餓，並且要對抗着一切疾病和意外的災害，最後他們才算有了希望，才能站住了腳活下來。這以後他們開始有收穫，他們可以用烟草到蒙古人那裏換來馬匹和一些家畜，用糧食到很遠的鎮市裏換來一些鐵器，他們自己開始製造一切日用的傢具，女人們也可以紡織棉布了，日子一天一天的發達了，就這樣，他們的樂園建成了。

當一個旅行者，如果是經過五年以後，再渡過遼河重新走過你曾經走過那些地方的話，你看吧，首先叫你驚奇的是那些荒涼的草原，現在不見了，在你眼前的是一望無際的紅色高

糧田。當初那些個星疎的小草棚也不見了，高大的莊園建築起來了，在那莊園高而厚的圍牆的四角上，出現了雄壯的砲樓，儼然是古帝王的堡壘，在鷄犬雜鳴之中，一架七套馬的大車滿載着糧食由田裏趕回來，井邊上响着轆轤的聲音，女人們不必再到河邊去洗衣服了。如果一個旅行者需要休息的話，打算借宿一宵明天再走；那就會遇到熱烈的歡迎，就像一個遠道而來的貴賓一樣，他們會招待你一頓豐富的晚餐，除了鹹肉、鷄蛋以外，他們通常要殺一隻鷄來招待你的，做菜的是他們的主婦，而端酒送飯的則是他們家庭中最後一個結婚的新娘。那麼，你如果不大客氣而豪放一點，那你就會被高糧酒灌的大醉，跟小孩們講了很多奇異的故事。明天，當你離開你的房停主人時，他會親熱的送上你半里路，並給你帶上一天路程所吃用的乾糧。

你在這裏，決不會看見一個乞丐，向人家借宿吃飯的，多半是出遠門去辦事的人，只要隨你心意，在天黑以前，你可以選擇任何你看來滿意的莊園，你就可以不客氣的走進大門，把行囊隨便一放，那你就一錢不費得到這種熱烈的招待。

## 六 農民之家

農業經濟形態是和封建形態不可分的，東北是富於這種彩色。爲了耕種大塊土地和家庭的手工生產，是需要更大的勞動力的，所以，在東北還普遍的存在舊的大家庭制度。在這種家庭裏，是以勞動組合爲中心的，封建力量還是次者。在內容裏多少還存在着一種原始的民主彩色，並非絕對家長制度。

東北的一個普通的家庭中的人口，多半在二十人以上，有的則五十多人，可能包括祖、父、孫三輩。這裏的祖一代多半是不管實際事務的，是處於一種元老地位的，一家的總管事人，多半是一個精明強幹的父一代手上的人，但有時也以突出的姿態而把權力交到孫一代手上。這種權力的傳續，並不是父傳子的移交形式，而是經過全家族的會議，大家來推選的。這種會議除了總管事人不預料的發生死亡或其他意外以外，通常是不單行召開的。因爲這裏的農民慣例，當每年年終的時候是必定召集一次全家族會議。在這個會議裏，包括了過去一年的工作報告及檢討，生產數量和成績的報告，財政收支及分配的報告，並決定下年的工作

和財政預算。這裏包括的事項很廣，就像穀類種植的分類和數量、耕地的替換、畜性的購買、家庭副業的分工，以及成年男女的婚嫁，房屋的修補建造，同時並按人分配日用品如棉布棉花肥皂等等。而通常是在這個會議裏，總管事人必是向全家族提出退休這個意見，所以更讓總管事人多半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決定的。

在東北農民的家族裏，雖然，女權還照樣低於男權，但父系和母系的兩個權力，在這個家族裏是有同樣力量的。這兩個權力的表現，通常在「分家講口」的時候就愈見顯明，在子女的訂婚上是要徵得舅父和姑母同意的，猶其是對於一個死了父親的孤兒，舅父的權力更為顯著。如果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孤兒，舅父常常可以領去撫養；而堂伯叔父多半不過問的。如果是這個家的婦女有了死亡，那就必須得到女方家族的許可，認為無異議時，才能出喪，並且，女方家族可以有權力主持喪事。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大家族將行分裂的時候，所謂舉行「分家會議」，那就必須要有父系母系雙方的參加才為合法，而作為這家族的父系方面的，如祖姑和她的丈夫——姑爺，姑母和她的丈夫姑父；同母系方面的舅爺、舅父，如不同意這個家族的分裂，是可加以阻止的。如果是同意的話，他們就作為這個家族財產清算和分配的監視人。

在一個大家庭裏，關於教育是無法普遍的，因為他們的經濟生活中心是勞動生產。兒童們在十二三歲時便要從事於輕微的工作了，最初這些兒童是擔任着照料家畜，成羣的豬和羊是要兒童們來飼牧的，牛和馬在夏季不從事耕作的時候，也是由兒童們把牠趕到草原上去放牧的。一直到這些兒童過了十五歲，就要作為半個生產工作者而從事於耕田了。但在普通一個家庭裏是必須有一個粗識文字的人，以便計算賬目錢穀和寫寫來往婚喪計帖這些東西。所以每一個家族都要揀拔一個較為聰明的男孩，送到私塾去讀冬學，因為冬季在農村裏是一個清閒不需要忙碌的日子。一個男孩如果聰明的話，他能在三年的冬學裏邊，讀完了一部四書。如果是太笨的話，他們只能讀完那些百家姓，三字經，名賢集和莊農雜誌。實際上前者對他們是沒有用處的，而後者倒是農民生活上必要用的知識。因為，百家姓是一部記姓名的文典，三字經是一部中國歷史由古至今的概述，名賢集是包括了古聖先賢的嘉言懿錄和治家格言的一類東西，而莊農雜誌則是農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寶鈔了。

農民的子弟能讀到大學是很少的，除了這種三年冬學的教育以外，農民們很少有把子弟送到都市裏去受高等教育的，如果有的話，那多半是經過了種種困難才能實現的，通常是一個資質非常穎慧的兒童，在私塾的冬學裏有出乎常人的成績，在塾師的心裏，覺得這個兒童

有可造的天才，不應該埋沒，他才向這個兒童的家長提出來這種希望，或者是這個兒童的舅父或姑父都有這種意見時，在家長方面才能與以考慮，不過，更大的困難則是，這個兒童的學費必須是由他的父母私人負擔，並且還要由他父母私人方面出資給公家僱傭一個長工，來替這個兒童在家族生產工作上從事勞動。這些困難實在是難以突破的：第一是破壞了一個家族整個經濟生活的意識形態。第二是學費和僱傭人工工資的龐大財力，不是一個普通作父母私人所能負擔得起的，而這種負擔，多是要靠着母親的個人的嫁粧而定的，就是能負擔得起，最後還要得到全家族的通過，所以在農民的家庭中出來受高教育的人是很少的。而那些有着受高等教育幸運的人，多半是那些十五等官，就像什麼稅捐分局長，警察分局長，屠宰所所長等等人們，和那些都市裏的大商人和高等官吏的子弟們。這無形中就將都市和農村形成了兩個世界和兩個階級，而這兩種形態又是很少有急劇的變動。

## 七 生產與生活

勞動和生產，在東北的農村裏，還是處在一種集體的分工的方式裏，在生活上尤其更爲

集體。在一個家族裏，無論有多少人口，都是以總管事人爲中心，過着一種無形的組織生活。這個家庭裏的一切財富都是公有，由土地到家畜和生產工具，私人是毫無權力處理或變賣的，每一個家庭的成員都有參加生產上的勞動，和愛護公共財物的義務。總管事人是家庭的公僕，他負着監督生產勞動保管公共財產，和公共生活的調理。除了這以外，在家庭內部生活上，還有一個女管事人，那就是一個家庭的總主婦，她的任務是助理總管事人。負責處理家庭中日常內部生活的瑣碎事務。就像來往親友的招待，公共飲食的調理，督理兒童飼養家畜，家庭中的病人和產婦的照料，都是這位女管事人的份內義務。

在這個家庭中的集體生活上，生活資料享受是平等的，就是有着生產勞動的平等義務，和財產分配的平等享受。這種形態的表現，不僅在全家庭的共同進餐，和平均配給日用品這點上，而更是在婚喪兩點上表現得愈爲完整，對於全家庭中一個成年人的訂婚是按照年齡大小分爲先後的，並不按着長幼的輩數的，因爲在這種大族同居的家庭裏，常有扶拐棍的孫子插車裏的爺爺這類事實。在訂婚時，本人及其父母，除對於未來的新婦，可表示意見以外，對於聘禮是不必過問的。聘禮是由公家付出，而多少厚薄是按照平等的先例而定的。致於婚禮舉行時的費用場面也有定例。在喪葬上是稍有別於婚娶的，這是要看死者長幼輪序的輩

數的，但也有一定的慣例，在費用和場面上，也是不能越格破例的。此外關於人情禮往上的，也都有過去的紀錄不能隨便弄錯。

在東北這種普遍的大家庭裏，正由於生活方式完整，所以生產勞動的組織也是非常健全的，在這裏不勞動就不能吃飯，不從事生產，也就不能得到分配。

這裏的農民之家，在生活 and 生產組織上，是具有着一種獨立的小型社會的形態。每一個大家庭裏的經濟生產除了從事於土地的耕種，還包括一切生活上必需的副生產，就像榨油、釀酒、紡織和農具的製造等等的手工業，而這些手工業，在家庭中人口的勞動上，是採取分工的。

在這種龐大家庭生產的組織上，複雜的分工，會使人感到不是現代的事實，而竟像回到古代的封建初期的社會一樣。在東北的農村每個大家庭裏，到處都可以看到風磨水磨和用牲畜拉動的磨房，經常在磨房裏呼呼的响着，而這個家庭日常所食用的米和麵粉等等，就在這裏被製造出來。而這個管理磨房和製造麵粉和米的人，則是在全家庭人口中被專門訓練出來的一個手工業者。其餘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家庭中，他們有着訓練出來專門技術的油工，他們可以自己壓榨芝麻或大豆，製造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食油。他們有着善於釀酒的人，用高糧

或黃米來造酒。他們有木工，不但自己可以製造農具，就是他們的房屋，也是由他們自己來構築的。有時在他們的院心裏，就響起來鑄砧的聲音，一支風箱，一堆煤火，他們就自己製造馬蹄鐵和鐮刀了。除這以外，他們還有會閹割牲畜和殺豬屠狗的人手，並且還有一種別的地方很少有的人手，那就是在東北農村裏和別種生產分工一樣重要的——砲手和馱手。在東北每個大家庭中，必須訓練出來兩個以上的善於駛車的人，和十幾個善於射擊的人，通常的一個好馱手也是好砲手，因為在冬天年尾的時候，農民們要把一年所收穫的糧食，除了下年的種子和食糧以外，盈餘的是要送到很遠的都市裏出賣的，然後，再買回來布匹，棉花，鹽，這些足夠一年用度的日用品。東北農民所使用的載運東西的車子，是一種大而沉重的馬車，普通的載重量是由二千斤到三千斤，通常要用七匹馬挽曳才能動轉自如。在東北冰天雪地的道路上駛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猶其遇着道路的斜坡和轉灣半徑太短的時候，如果不是一個精練的馱手，危險常是發生的，做爲這種馱手，比做一個野戰重砲的馱手還困難得多，因爲那是由四個人馱駛八匹馬，而這是由一個人馱駛七匹以上的馬，並且多半是用快速度在冬天的光滑冰雪上行轉的。

這些的賣糧大車，常是結隊而行的，由每個家門口出發在路上連接起來，通常是十輛到

二三十輛，每一個車上起碼要配備着一枝步槍，而這枝槍如果馱手自己不是炮手，那就要有一個專爲射它的砲手，在遇大幫的匪隊的時候，這些大車是用最快的速度飛馳，一面作防禦性的射擊，除非是在載重的時候，才能停下作戰的。但通常匪隊來掠劫，多是在賣完了糧空車回頭的時候，他們要的是錢並不要糧。却這種空車，必須是馬匪，步匪是無能爲力的，因爲這種空車跑起來的速度，甚至超過單匹騎馬的速度。

除這以外，砲手是擔負着整個家庭的防禦責任，一到秋天莊稼割完了，大地光了，就是馬匪下山的時候了。這時，砲手就要進入砲樓，經常是有兩個砲手住在砲樓內的。他們除了使用新式的步槍以外，還使用一種舊式的土炮，那是用有烟火藥發射鉛鐵彈丸的一種武器，殺傷力是很大的，在防禦上說，很有用處。這種土砲常年的架在砲樓上，粗黑的砲管，半截露在砲眼外面，飄着紅布，顯示着很大的威風。

## 八 紡車停轉了

東北的農村婦女在生產的勞動上的，自從紡車停止了以後，可以說大大的減輕了，現在

，她們既不需要紡織了，也更不需要她們去從事於田地的耕作，因為這裏，由於土地的過於耕耘，和勞動的組織與牲畜的應用，這都不需要婦女來參加田地工作了，在勞動上，她們僅僅擔任縫紉和炊爨這兩項工作就夠了。一個結了婚的女人，開始是專門替丈夫縫製衣服，然後是生孩子，最後是替丈夫的父母縫製衣服，在他們年老的時候，還要照料他們。

在東北農民家庭里，男人是不担任炊爨工作的，這是婦女的專任。在一個大家庭里，通常是有幾十人來吃飯的，在每天的炊爨工作上，只要有兩個人就夠了，所以，每個家庭裏炊爨的工作，是由婦女們輪流來担任的，差不多每個禮拜只有一兩天的勞動，其餘的時間是自由的，如果是她們願意的話，她們可以參加一點別的生產勞動，她們也可以得到相當的酬報，不必歸諸公家，而屬於她們自己的。

在春天農忙的時候，有時婦女們可到地裏去從事除草的工作，這在大田裏，如高糧大豆上是不必要的，通常是在小麥、稻、谷子的幼苗和雜草叢生的時候，叫男人們用鋤去除草是有些困難，並且也是一種浪費。或者由於時間一久，對於谷類的危害太大，就常常化費一些少數的工資，臨時給與那些勞動剩餘的婦女們一個勞動生產的機會。

無論是在自己家庭的田地裏，或是在別家庭的田地裏，他們都一樣的可以拿到工資。在



北農村中，已是一種不成文的固定習慣了。

關於教育，對東北農村婦女是無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封建的教條在農村婦女身上，也並沒有什麼更大的魔力，烈女傳、女孝經之類的聖賢經傳在這裏完全是陌生，從無人提起過。整個的農村，無論在女人，甚至在男人方面，都是過着一種自然的農民的粗獷、樸實、簡單、和平的生活。所謂孝悌忠信，也只是一種農民間的樸實習慣，是自然的存在，而很少表現出它的強烈要求。至於什麼貞節烈女，人們對這觀念也是淡薄的，由於東北農村開發較晚，又接近邊荒，在農村中是看不到什麼貞節牌坊這類東西的，甚至在大的市鎮裏，想要找一塊什麼「進士及第」或什麼「太史第」這類的金字牌匾，幾乎是一種妄想。東北農村婦女的地位：在生產關係上不是勞動的奴隸，在封建勢力下，並不受男人的鞭打。在這種集體勞動方式裏，集體生活的家庭小社會裏，有着不少的自由和平民主的成份存在着。

在這里，很少有經濟權力之爭，因為一切財產都是全家族人口的公有，婦女的地位，在這種家庭裏跟男人同等重要，一切生活的享有上，生活資料的分配，是同男子一樣，在生產勞動的分工上，自從廢棄了紡織以後，大部分重要的生產勞動都是由男人來担负了，婦女所可憂慮的倒是寄生蟲這個問題了。

## 九 槍·馬·小型酋長

如果是在「一九一八」那個悲痛的日子以前，一個旅行者初到東北，那你一定會疑心你置身在中古的騎士時代裏，在東北你到處都可看到那些粗壯的人民，在他們的韃皮馬褂底下，露着手槍背帶的穗頭，有的是紅色的綢帶，有的是棕色的綫繃，在你眼前飄動着。

在那些年份裏，當地政府對於人民私有武器這一點上是放縱的，一個普通家庭裏有着武裝的設備是毫不為怪的，人民帶着武器可以出現任何場所，也不需要登記或者領什麼槍證的，人民對於武器的愛好，正如同馬匹一樣，幾乎是成了一種風氣。一枝名貴的手槍，一匹蒙古種的好馬，對於他們就是財寶，就是榮譽。他們不僅愛好，更善於鑑賞，更善於騎射，他們大半是射擊精良，騎術超羣。他們的射擊術，精良到在夜間可以打香火頭，在白天可以隨手射中一隻拋在空中的銅幣。

在人羣裏，有人要是配帶着一枝名貴的手槍，他的身份就馬上會被抬高起來。在賽馬或射擊的場合或機會裏，要是獲得了第一，那就被人目爲了不起的英雄。人們把他們的手槍和

馬匹都打扮得五色繽紛，到處顯示着誇耀着，在集會裏、市墟裏，他們的談話很少離開過。一個普通的東北人，對於槍和馬的知識都很精通，他們不僅對於馬匹的毛色脚力性情有深刻的鑒識，他們還對於馬匹的訓練有精到的手法，一匹由蒙古人的馬羣那裏，新套來的野馬，他們就能按照馬的素質把牠訓練出一匹良好的騎馬或挽馬。

在東北對於槍枝的買賣是很便當的，大批的新槍是來自日本或比利時，一種鍍銀的用白貝殼或是象牙，和雲母石製成柄的六响的左輪手槍，那多半是比國出品。日本人的步槍或騎槍，在這里比舊俄的出品受人歡迎，但日本出品的手槍跟德國人出品的有天壤之差，有人帶了一枝日本手槍，那是很丟臉的事，正像一枝俄國步槍一樣，很不被人重視。

他們通常管舊俄的七米厘九的步槍叫做大鼻子，管日本槍通叫做小鼻子，但他們多喜歡日本的一種六米厘五的騎槍，他們管它叫金鈎，那是因為槍的保險鈕是一種用黃銅的鈎做成的。這種槍很好看，又靈便，騎馬使用它最適宜。

手槍的名稱在這裏很複雜，他們管六發的叫六輪子，七發的叫七星子，八發的叫八管子，十發的自來得叫匣槍，那是因為它的槍發很像一隻木匣。這隻木匣除了平常盛槍以外，在射擊時，可以同槍首尾連接起來，做為槍柄，以便射擊穩定準確。

關於手槍出廠的商標，在這里很為重視，人們是由商標上，即所謂牌子上去分析槍的好壞的。他們把日本出品的一切雜牌子：蛇牌、狗牌視為最下等的。德國出品的馬牌和槍牌較為上品，但最為名貴的則是什麼叫做雀巢袋，老三個字，大淨面，那些德國出品的手槍。雀巢袋：是因為槍的機頭是模仿雀鳥的頭型製造的，因為早已絕版，就被視為珍品了。老三個字：是槍的號碼的位數，一個兵工廠的手槍製造，一次出品或者要多過百十萬枝不止，所以一千號以內的在資格上就可以叫人自棄的了。大淨面這種槍倒是很奇怪的一回事，槍身淨光，光到連一個字一個花紋全沒有，在它的身上找不到製造它的國家，更認不出工廠的名稱和商標，也沒有製造的年月，更沒有號碼，但在它的本身確是一種品質最精良的東西。為什麼要裝出這種全身淨光的手槍呢？這種近於奇怪的事誰也不知道，正由於這種奇怪，由於希罕，由於精良，人們就把它視為珍品了。

武器，在東北民間存在着這種事實，不僅是爲了愛好，而實是爲了某種自衛上的需要。一開始也許是爲了防衛那些野獸的危害，槍和馬，那甚至比欠收年頭的糧價，還被人注意的多。後來也多半爲了防衛盜匪的掠奪了。當那些冒險的人們，最初在東北荒涼的草原上，建立起他們的基業的時候，除了威脅他們生命財產的野獸外，他們常常是遭受到那些屬於

滿洲族某些部落，和蒙古人的襲擊，而喪失了他們生命和財產的。在當時的地方政府不僅是沒有多大力量來維持治安，而且甚至連他們自己的保衛都發生問題，在剛剛設治的縣份裏，連城堡都沒有，少數的警衛隊也只能維持他們衙門的治安而已，在鄉村裏的治安多半是靠著人民自己武裝力量來維持，差不多幾十個村莊，或百十里大的一塊地方自成一個勢力範圍，自形組織武力部隊。或者是被大股土匪所征服，這類土匪就長久的佔據着這些土地或村莊，坐地抽餉，毫無地方官府的觀念，也不向地方政府繳稅。在這種勢力範圍對外是互不侵犯，嚴然乎成爲一個獨立的部落，對內，這個土匪頭就是他們的小型酋長。據說，九次進兵關內，張翼以武力統一中國的關外王張作霖，就作過由三十二個村莊構成的部落的小型酋長，後來他曾自封爲第一個中國海陸空軍大元帥。

跟着張作霖作了關外王以後，這種東北的部落也就接着消滅了，張作霖可以說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征服了這些部落，他統治了全個東北，他把這些部落的武力訓練爲精兵，他就用這些力量征服過半個中國，在軍閥內戰的時代，他幾乎完成了他武力統一中國的迷夢，而他自己則是一個紅鬍子，這是舉世皆知，不必隱諱的事。

## 十 貂皮騎士——紅鬍子

在張作霖作關外王的年代裏，治安已開始走上軌道，以武力而分踞的勢力範圍的部落形態是漸漸的不存在了，這些武力的組織，除了被張作霖消滅或編收的以外，小部份是自行解散，回家去作好好的老百姓，但大部份的是轉化爲一種流寇匿居山裏去，經年的作着攻城破縣的的掠劫勾當，他們的勢力有時削弱，有時增長，一直經過二十幾年到現在還前斷後繼的存在着，這就是東北人所說的紅鬍子大股盜匪。

紅鬍子這個名稱和來源，沒有人去作一個正確的解釋，怎麼樣的在東北民間流行開？也是莫名其妙的事。按筆者的意思，也許是指着那些殺人大盜，殺人殺的太多了，叫血把鬍子染紅了吧，總之，紅鬍子三個字，在東北人民心裏想像上是一種平凡，也是一種英雄；是一種憎惡，也是一種愛好。

東北的紅鬍子是與土匪不同，雖然同樣是匪，但是並不土，不是那種十個八個人，憑着一兩枝駁殼槍，作偷雞盜狗的勾當就算紅鬍子。在東北這種土匪是吃不開的，也是被人看不

起的。如果，不是有着幾百人幾千人的完整武裝力量，差不多是無力存在的。

東北人對於紅鬍子的看法，在他們的行爲上是被視作英雄的，然在行動上又是平凡的，因爲人們對於當紅鬍子這回事並不覺着嚴重，只要你高興，你就可以騎着馬帶上槍去參加任何一戰。

東北人去當紅鬍子這回事，並不是貧窮的逼迫，更不是想發不義之財，而是由於那種部落時期所留下的一種獨自爲王的習慣，加上遠因的遊牧民族的遺風和創業民族在鬥爭中的尚武精神，這兩種因素都與他們日常生活滲透着，所以就造成了東北人民的一種騎士性格。他們愛好武器，愛好馬匹，他們有着浪漫的粗獷，野調，樸實的性格，所以才能使他們做一個好農人，好獵人，好紅鬍子。

正如石達開所說：「大盜亦有道」，東北的紅鬍子不僅是有組織，而且還有着嚴整的紀律。在這裏，他們視爲最重要的是義氣，他們最鄙視的是姦淫婦女。在一切掠劫行爲當中，一個錢不准留入私囊，必須交入公家，平均分配；更不准姦淫婦女，有的犯了這種罪過，那必定是要處以極刑，毫不姑情。由古以來，被大盜之道的留下的聚義，分贓到現在還作爲他們中心的信仰和行爲的指導，所謂替天行道和平均分配贓物，就是他們全部生活的準繩和教義。

，他們很少有人違背這種教義的。他們生活也很規律，平常除了賭博以外，很少有做胡作非爲，私人出去自由行動或打劫那是決不允許的，他們過着很好的集團生活。夏季是隱匿時期，他們在山裏不常出來，等於過着遊牧生活，一到秋天割倒地收穫以後，秋高馬肥的時候，他們就要下山了，他們必須在秋天和冬天這些日子裏，獲得到他們一年的用度，子彈最爲要緊，糧食、衣服、馬匹，都是必需。但是他們決不幹打家劫舍的勾當，他們主要的是去攻破一個縣城，在那里他們可以獲得衣物，金錢，然後用來買子彈和馬匹。至於糧食，他們是用一種很禮貌的方式向大的農戶借來的，不過還要看雙方的武力的對比，和當家的（縣匪頭）名氣的太少了。如果要是碰上一個響寨（武裝設備雄厚的農戶）常常會遭到拒絕的，那也許因此會惹起一場流血的激戰，不是響寨被擊潰，就是响寨被攻破，當然這里有些精彩場面，和人命底死亡的。

響寨的組織差不多同一支軍隊一樣的完美，所不同的就是他們這里比軍隊的組織上多了一個部門，那就是他們術語所稱爲的「秧子房」，這是專門爲着管那些被綁來的囚票而設的，秧子的意思，在東北是指着那些高官大賈們的少爺而言的；是把他比作那有錢人們的後代，像苗一樣，響寨匪隊裏把秧子叫做財神爺的，綁票叫做請財神，這種財神在未被贖走以前，

生命是操在贖票的價錢上的，在講價論贖當中，他們是很受優待，但是當第一次價錢講不安，財神爺也許要遭受一點特別的痛苦，說不定會割下他的一隻耳朵，帶給他們的父母，作為一種警告，如果是不照鬍子的要價和所限定的期限當中來贖，那麼就要遭到一種扯票的慘劇了，那就是把財神爺送到閻王爺那裏去，但這種慘劇不到萬分絕望的時候，鬍子經常是極力避免這種事件的。

紅鬍子的隊伍，雖然是匪，但是也很整齊的，他們管按着馬匹的顏色分編成隊，行動時候是很容易識別，也很美觀，服裝是很簡單劃一的，上下一致短裝，多半是青藍兩色的皮褲皮馬褂，馬褂這種服裝正是遊牧民族的一種便於騎射的產物，由滿族流行下來到今天在成了中國便服不可缺少的東西了，皮馬褂對於鬍匪隊伍是再適宜也沒有了，這種馬褂的面上是由青藍布到青藍緞子做的，裏子則是用羊皮到貂皮做的，貂皮可以說是獸皮裏邊最名貴的東西了，滿清皇朝對於功臣賜穿貂褂，視為不世之榮的。在東北貂皮為三宗寶之一，紅鬍子由於掠劫豐富，他們是不愁沒有貂褂穿的，這種貂褂的縫製大半多是出風的，就是把貂皮的毛峯由衣服的四邊開叉各處露出來，顯視着貂褂的身份，又增加貂褂的美麗。

身穿貂皮馬褂，一馬，雙槍，紅鬍子的威風真是大有不可一世之慨，所以筆者在這裡把

他們寫爲貂皮騎士。

## 十一 獵·獵人

在中國的歷史的記載上和民間的傳說上，以及文學上的描畫裏，由帝王到平民對於行獵的這種事蹟，都有很生動和詳細的敘錄。在中國民族的固有傳統上，是把獵事和武事聯成爲一種建軍立國的精神的，直到最後滿清皇朝還存在這種精神，皇帝每年春秋都要舉行狩獵，在東北的荒原上，現在還存在着很多的被皇帝所固定方圓幾百里地的御用圍場。

今天，在中國內部大規模的行獵這種事實已經沒有了，有的，也不過像西洋小說中所描寫的，鈎鈎魚打打野鴨，同是一種有錢階級的消遣而已。但是，在邊疆的民族生活裏，打獵還是很重要的求生方法。

打獵，在東北邊地的人民還是很盛行着，他們不是同打野鴨那樣作爲消遣，而是專門獵取獸類的皮毛以求生活。在山地和草原上居住着的獵戶，是世世相傳做着這種職業的，雖然他們也耕種一點小塊的土地，但那不過是爲了解決菜蔬的問題罷了，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在山

臺間野獸作着生死的搏鬥。

在春天的時候，他們獵取鹿和獐子，那是爲了鹿茸和麝香。在秋冬的時候，他們獵取狐狸、貉子、貂和一切的野獸，但他們很少獵取虎豹和狼熊這些東西，那除非是不得已而自衛的時候，他們才向這些野獸開火。

鹿和獐的獵取是較爲容易而不又担什麼危險的，但必須有很好的手術和經驗才行。獵取這些東西，通常是在森林或山的夾谷中有溪水的地方，因爲這種有水草的地方，是牠們喜歡聚集的地方。並且割取鹿茸的時候，是離不了水的。當一個獵人打倒一隻鹿的時候，第一是急行設法防止牠因劇痛的激動而撞壞了茸角，對於獐子更要設法去制止牠在未死以前那種噬臍的行爲。正如俗語所說「噬臍之禍」，獐子這種獸，好像知道人們是爲了牠的麝囊而才危害牠的，所以，常常在牠受到槍傷而尙能掙扎之時，牠就要用嘴來咬碎牠的麝囊，同歸與盡。

對於鹿茸的取法，是先把鹿的頭割下來，然後拿到水邊，再用一種鋒快的小鋸，小心的去鋸下那隻滿含茸的鹿角，最重要的就是必須用很快的手法，把這隻角浸到冷水裏去，才能使那些像血液似的茸凝結，如果是手法笨拙稍一遲慢，茸液就會由角內噴射出去，獵人只剩一盞空角在手，而白犧牲了一隻鹿的生命。

貂、狐、貉這些個獸皮，是最爲值錢的了，這裏除了狐狸的狡猾，使獵人們有點感到頭痛，其餘的一些像這類小動物是很好獵取的。對於這些東西的獵取通常是採用圍獵的。大隊的獵人進出以後，他們運着豐富的經驗，看好了獵物最多的區域，他們就四面包圍起來，佔據着射擊便利的地方，然後，放出獵犬或人，專門從事於「趕促」的工作，把這些獸類沖起來，他們就對準這些目標開火。就這樣，他們在洗劫了一個夾谷或一個森林之後，也許幸運的滿載而歸，也許不幸的遇見兇猛的虎豹，說不定在一場人獸之戰以後，有人喪失了生命。

獵人們對於狼虫虎豹這些獸類，是不感興趣的，因爲危險太多，而利益又太少，這些獸類的皮毛是不太值錢的，除了用它來製造椅墊，馬褥，車圍子以外，就沒有什麼大用處了。

對於熊，獵人們也是不太歡迎。除了「熊掌」，所謂的美味裏的八珍，以醉人類的口腹以外，其餘皮毛骨肉可以說全是廢物一錢不值。獵取熊通常是在冬初牠剛上倉的時候，因爲在冬天熊是要「墩倉」的，整個冬天熊是不出來活動，牠通常是我一空心的太櫛或是一個山洞來作爲倉的，然後牠就隱身其中，祇着牠的四隻足掌活下去，所以獵取熊必須在牠掌肉豐肥尚未祇消的時候下手，不然的話，就是打住一隻熊，那也是白費心力一無所得。

狼這種野獸，是獵人們最討厭的東西，據說牠並不像虎豹那樣有英雄氣概，牠是一個又

奸又壞又貪的東西，虎豹如不到餓的沒有其他食物可吃的時候，是不傷人的，而狼就不然了，牠見着人就垂涎三尺，獵人有時就是躲着牠，牠也很少會放過獵人的，一個單身獵人遇到狼那是非常危險的事，獵人常常在牠一些狡計的襲擊下而喪失生命的。因此，獵人與狼的中間，就好像存下了不解的仇恨。據傳說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獵人遇到了一隻狼，他們倆個就開始了戰鬥，獵人的槍法是很準的，但狼的狡計也是更多的，獵人確信狼是被他射中了，而狼也的確的倒在五十碼以外的地上了，可是當獵人走上牠的跟前，想要低腰去看牠的時候，牠就一躍而起，咬斷了獵人的喉管，當別的獵人聽到槍聲趕來的時候，這個獵人只說幾句話就斷氣了。獵人們到處談論着這回慘事，但誰也想不出辦法來去對那條狼施以報復。獵人有一個十三歲的兒子，是一個粗壯結實的孩子，在人們紛紛亂講當中，他聽完了他父親這個慘痛的不幸，他就一聲不響的拿了一把剝獸皮用的鋒利的尖刀，一個人走到他父親遇害的那個地方，也像狼一樣的靜靜的仰天躺下來，把刀壓在手底下，裝成像死人一樣。在黃昏的時候那隻被驚走的狼，牠終於爲了這口美味，牠溜溜的又回到這個地方來了，牠發現了這個裝死的孩子，牠就用牠鼻子在孩子身上亂嗅，東北有句俗語是「韋三（指狼）不吃死孩子，活人慣的」，實際上狼對於死過很久的人是不吃的，所以牠要仔細聞聞，是否這個人還新鮮適

口。這個狼就用鼻子堵着孩子的鼻子上，牠打算聞聞他是否還出氣，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孩子手中的尖刀就插進狼的喉管裏去了，只稍一用力，狼的頭就被孩子割下來了，這真是一個絲毫不差的報復。

雖然這是一個故事，但在獵人當中，倒是真有人用這個方法去對付狼的，但這必須是要有最大的勇氣，要有最大的沉着性，和最快的手法才行，這三樣缺一樣也就難於成功。

## 十二 舞踊和戲劇

在東北民間有兩種流行的舞踊：一種是跳單鼓，一種是唱蹦蹦，前者是純舞踊，後者是帶有歌唱的舞踊。

單鼓這種東西，是用熟羊皮製成的一隻輕小帶柄的單面鼓，它的形狀同一隻蒲葵扇一樣，另外有一隻藤條作的鞭子，這樣就可以用來跳了。跳時是左手執鼓，右手執鞭子，一面跳着舞步，一面用鼓鞭子擊着鼓，最精彩的是，除了跳的步法以外，主要表演是看鼓的舞動和擊出來有韻的鼓點。鼓和鞭子的舞動是有規律的，是要隨着步法的跳動，和身肢的扭擺相配

舞臺的。另外有薩樂俄奏着。

這種舞，可以說是純舞蹈，而不帶唱歌的。跳時是男女多人一齊下場，但是有時可以由一人單獨表演的。

跳單鼓，在東北民間通常叫作「打祖宗」，可以說是一種獻神舞，多半是在一定的節日舉行的，而是一種類似祭祈似的家庭舞蹈，並不在公共場合舉行，不過在舉行這種跳舞時是任人隨便參觀的。

這種舞蹈在東北是很普遍流行於某一羣人們中間，似乎是一種近於宗教的習俗，這些人羣，在東北通常被稱為「民人」的，「民人」是「旗人」的相對稱呼，正如漢人和滿人的稱呼一樣，是滿族人用來區別漢族人的，不過後來有一大部分漢族人也向別個漢族叫起「民人」來了，因為在他們之間的習俗上是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地方。

這些人也是由關內移去的漢人，大概他們多半是渡渤海到遼東半島來的，在服裝上看，這些人應該說是真正的漢人，他們的女人是纏足的，女人們穿着的衣服，多是帶着大鏡大滾的花邊，年青的用彩色，年老的用青色，這種花邊寬有三四寸寬。看來跟明代的服裝樣式很相像。但是由於跳單鼓這種「打祖宗」的獻神舞上看來，又不像是漢人的習俗。

單鼓這種舞，跳起來是非常好看的，美而動人，因為在東北民間只有這種舞是有女人參加的，尤其是纏足小脚的女人，在這種舞蹈裏，不僅表演了舞的技術，還要演奏鼓的音樂技藝。

唱蹦蹦，人們有的叫它作蹦蹦戲，其實是不對的，在東北民間戲劇裏流行有二種形式：影戲和樂子戲，如果加上蹦蹦可以說是三種；不過另外還有一種傀儡戲，東北民間叫作葫蘆頭戲，這種戲是中國各處都有的，不能算作東北的民間產物。至於影戲則是河北深州的特產，通常叫作瓏皮影的，它是用熟瓏皮剪成各種劇裏的人物，在幕後借着燈光的反映，用人操着來表演各種動作，一切唱白都是由人來担任的。至於樂子戲也是河北樂亭縣的特產，唱做都類似京戲，只是規模小，在唱的方面不用皮篋各種腔調，單獨有一種腔調，就是「樂子調」，這種「樂子調」非樂亭人唱不了，就像「影調」非深州人唱不好一樣，這兩種戲劇是外來品，不能算做東北民間的產物，只有蹦蹦倒是完全的是東北地方民間的特產了。

蹦蹦，如果說是戲劇，倒不如說是一種歌唱的舞蹈較為恰當。在這種舞蹈的上演時，是沒有特設的舞台、布景，和多頭的配角，而在場上祇是兩個人，一個扮男一個扮女，女角也是男人來改扮的，這是沒有真女人出演的。這種舞蹈隨時隨地皆可表演，是一種民間農村中

的娛樂，在大都市裏看不到有正式演出的，可以說是一種農村藝術。

在這個舞蹈裏，扮男人的作爲丑角，丑角的舞術必須好，而且花樣也要多，更要滑稽幽默的怪樣百出，能引人發笑，才受人們歡迎。扮女人的俗語叫作「包頭的」，大概是男人梳頭擦粉帶花的意思，「包頭的」表情必須會風騷妖蕩，才受人們的歡迎。

在這種舞蹈裏，所唱的唱詞，是根據民間所流行的「唱本」，是非常通俗的大衆化的東西，當然是較爲粗俗，但是文縷縷的東西也是玩不通的。雖然，這些唱本裏也有很多是由野史的故事編成的，但總不如那些純由民間田野裏所產生的故事受人歡迎。

這種舞蹈全個形式，就是一面舞一面唱，不論「唱本」本身的故事如何，也不管男方和女方的故事怎樣，或者是一個敘事抒情的長詩，都是由這個演出的男女兩個角色，一替一句的唱下來，因爲「唱本」的本身是不俱備劇本形式的，不分對白，也不需要對唱，所以也不分角色。這個「唱本」的本身，本來也是一個人可以唱的，像唱彈詞一樣，不過這裏沒有「道白」。在蹦蹦舞上，是帶唱着這種「唱本」裏的唱詞，一個人唱，作爲兩個一替一句的唱而已，所以，不能叫作唱戲，只能叫作唱「唱本」，叫作唱「蹦蹦」。

## 十三 秧歌

東北民間所流傳的歌謠，見諸於「唱本」上的，大概有一百多種，另外還有一些是人們口頭上的，不過這些歌謠並不跟中國其他地方的形式相同，像那種山歌、牧歌、情歌等等的形式，在東北民間是很少的，這裏沒有像四句七言詩體的山歌，也沒有男女一問一答體的情歌，多半是一種長到一二百句以上的，類似敘事詩的，能歌唱的有韻律的長篇秧歌。

所謂秧歌，正是表現了民間的經濟形態，和生活方式，雖然秧歌，並不是是東北民間的特有物，在中國北方民間都存在着，不過在東北因為有它另外的因素存在，所以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是另具一種風格的，它是有着人文上的諸種原因，一半是東北土著邊疆民族的固有文化，生活和經濟形態，所產生的歌謠形式及其內容的意義；一半是，漢民族遷移來所帶有的文化，生活和經濟形態和一些歷史故事，而成歌謠形式，兩相混合所結成的。

秧歌的意義，非常顯明的是農民們，在田間工作時所唱的一種歌了，正像工人的碼頭歌，打坑歌一樣。而秧歌則是農業經濟生活中的產物，所以在它的內容上多半是敘述了農民生

活，和農民思想的一些東西，它的反映是現實的較多，而敘述歷史的較少。

在東北民間這種秧歌的內容上，所謂敘述歷史的部分，不但較少，而且也多為陳腐僵死的東西，而在敘述人民生活這一部分上，則較為豐富而活潑。

在這裏，對於敘述歷史故事的部分，可以暫且放下不談，在民間生活故事上可以簡單的提出幾樣可以舉例風習。

在這種秧歌的「唱本」上，我們看出來，雖然有一二百種之多，但是大部分中心，不編是反映了民間一切形態，經濟上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工作，生產，家庭生活，男女，愛情，迷信習俗等等的現實而已。

這種秧歌，每一首都是很長，至少也要有一百幾十句，當然是蕪雜而不洗練了，所以也不能介紹它整個的一篇，僅就它的代表中心意義的舉出來一段，作為說明它的反映現實的成份而已。

一、表現男女愛情的，有「摘黃瓜」，「拔白菜」，「借燈籠」等等，在這些秧歌裏不僅表現了東北民間男女在戀愛的形式上是如何的粗獷、真樸、簡單，更可看出在東北農村中，女人在家庭農業工作上的勞動形式，比如「拔白菜」這首，它就說明了一個鄉下姑娘，一

個人在田野間工作時的羅曼斯那種粗率形象了，在這歌的一開首，就很明顯的說出：

夥兒，南園，去拔白菜呀，

從牆外，跳進欄，小夥來，

把奴臉曬白呀。

你要吃菜，拔一棵去呀，

你要偷情？跪上來，

我家住在十字街呀。

順着大街，往南走，

往東一拐，兩棵槐。

那是叔的住宅呀。

那要來時，學貓叫呀。

奴家花花，你就來，

脚步要輕拾呀呵呵！

二。「繡麒麟」、「放風箏」、「館地錦」、「四季相思」這些個秧歌裏，我們觸及到東北女性生活的又一面，在那里的鄉下大姑娘們，竟可以到野外去大放風箏，可以看出她們的生活，是如何的自由，而甚至於放縱了。在「繡麒麟」那首歌裏，我們更看出，東北鄉間的女性，嫁了人以後，他們對於戀愛生活還是有着羅曼蒂克的。「繡麒麟」的首句就是最明顯的描畫了這種生活全景了，這首歌的一開首是：

姊妹，房中，繡麒麟呀，

忽然間，想起來，奴家心腹上的人，

常常叫奴掛在心。

奴在娘家，你常常來往呀，

一到婆家，你不登奴的門，

莫不是，小東西，你壞了良心。

在這里，大胆的說出她的相思，甚至連臉都不紅，東北農村的女性戀愛形式就是這樣的，她們在娘家作姑娘的時候，多半是有着愛人的，可是嫁人還是嫁人，但戀愛也還是戀愛。

三。在「送才郎」這首裏，我們更可以看出來那種大胆的戀愛形式，那種偷情的行爲，那種男女纏綿悱惻的景況，這里可以摘出幾句來：

一不要你慌，二不要你忙，三不要你穿錯了小妹衣裳，

小妹，衣裳花網袖，

才郎哥，衣裳，比叔袖兒長。

……  
小妹送才郎，

送到大門西，

一抬頭看見個賣梨的，

叔有心買梨與我才郎哥用，

又想起，你熱身子，吃不了涼東西。

在這首歌的全篇裏，由小妹在床上起身送起，大門西，大門東，一直送到大橋頭，一路

上風光細膩，都由小妹一個人口叙出，多半是包括昨夜荒唐的回憶，這首歌叫人聽來，都非常醉心，雖然，有的地方表露着性慾上的大胆描畫，但是這些歌都是說明了禮教對於東北女性是沒有力量的。

四、表現夫妻兩人的家庭生活，和愛情的故事的也有很多，其中「小兩口對詩」和「請郎下盤棋」爲最好，前者是屬於家庭生活和兩個人性格上所發生的衝突，所謂對詩，無異是一種頂嘴；雖然是瑣瑣碎碎，其中却包括了男女日常生活中的全部問題。後者，則是一種愛情的波折，說明了女性在愛情上的嫉妬心情，女人吃醋的口吻，活躍出來：

我的郎，你過來，我們倆，下上一盤子棋，

郎呀！有句話兒，我要問你呀：

郎呀！，我的砲打了你的車呀。

這幾天，你不見，你往何方兒去？

莫非說，在外邊，你戲耍傍人妻呀，

夥呀！我的砲打了你的車呀。

五。「大姑娘要嫁裝」和「媽媽好糊塗」這兩首是描述了東北鄉村姑娘，對於出嫁這回事的態度。前者是一個作女兒的臨出嫁前，向母親指名的要了一大堆嫁裝，這一方面表現了在經濟上的物質問題，也表現了農村人民中間的女性，對於嫁人這回事的自然平常，並沒有人們想像中的，那種舊禮教下女性的扭怩狀態。後者，是一個急於要嫁人的女兒，對於不重視兒女青春的母親的一種挑戰，正所謂女大不可留，做母親的在這首歌里，應當得到啓示，也給作女兒的不少幫助。這歌開首是這樣：

大清國、太平初、十七八的姑娘想丈夫，

媽媽你好糊塗。

東家妹妹，比奴小，她有一個俏皮好丈夫，

媽媽你好糊塗。

西家姐姐，比奴大，懷抱着嬰兒直動哭，

媽媽你好糊塗。

六。在東北民間，對於寡婦的再嫁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就像兄弟媳婦嫁大伯，小姨就姐夫，都是很平常的事，寡婦只要年青，自己願意嫁人，是不受什麼限制的，所成爲問題的則是機會問題和寡婦自己的活動力，至於輿論和禮教是無所謂的。雖然是這樣，但是寡婦是有寡婦的苦悶的，在「寡婦上坟」和「寡婦逛燈」這兩首歌上是說明了這種苦悶的景况。在「寡婦逛燈」裏，是描述了寡婦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苦悶，由那兩句：「年青的人兒胭脂沒擦够」和「寡婦逛燈無人領着」的歌詞上，就可以表現無遺了。「寡婦上坟」更是描述了寡婦在經濟上的窘迫，那樣無倚無靠的情形，聽了這種歌，常常叫人落淚。「寡婦上坟」一開首是這樣唱：

三月裏，是清明，寡婦房中淚盈盈！

人家坟上燒張紙呀，

寡婦坟前草清清。

柴火盡、米缸空、缺兒少女苦伶仃！

成天沒有人來往呀，

寡婦門前冷清清。



以上所說：是東北民間秧歌的大致形式，在這里，沒有能介紹一篇完整的東西出來，不過是因為它們篇幅太長，並且在這里只圖說明了秧歌在東北民間所反映的社會形態和經濟生活，無法更多提出它的在藝術上和文學上的價值，雖然，它的種類更是很多，當然不是這里所說幾種所能包括的，也只是因為在這里，只注重了它的表現在風俗上的意義，所以，也只能提出了這些作為東北農村的生活一面而已。

#### 十四 桃花女的故事

桃花女的故事，在東北民間的習俗上有着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民間娶新婦儀節上，表現的就更為具體。這個迷信的故事，大概不只是東北民間的特色，一定在中國各地都流行着，它的產生的時代和歷史的源本，已經無法考據了，大概也不是東北的邊疆民族的特殊東西，多半是內地漢民族的傳說。

桃花女的故事，能够在東北民間，一直被保留着，被沿用着，是有它的一定道理的。當初，漢人被移民到東北來的時候，在移民羣裏，大概是缺少知識份子的，因此，這些人們

，對於保留因襲自己的文化這點上，就不會有充分的典籍作他們的參考的，就要全靠着他們自己的記憶力了，但是，在他們記憶裏可能被搜集起來的，又多半是關於農業上的經驗，和迷信的傳說而已，那麼，在他們日常生活裏，這種記憶就成爲了寶貴的指針了。

現在，在坊間也可以找到這本書，是一本叫做「桃花女破周公」的薄薄的小冊子，沒有著者的名字，也找不出印行的年代和書店，是一本怪誕不經的書，那裏邊包括了一個故事的兩段，一開始是桃花女救了一個老婦人兒子的命，因此，惹起來和周公的大鬥法，結果是桃花女戰敗了周公。

在這個故事裏的周公，是值得研究的，全部故事也是針對着周公展開的，所謂破周公，也就是打倒周公。在這個周公上看來，大概是付會着作「周禮」的周公，或者是演「易」於「姜里」的周文王。那麼打倒周公，就好像是對着傳說中的八卦六爻，和對着「周禮」加以變象的攻擊。由於它在民間傳流的這樣廣泛有力，決不會是毫無原故的，也許是有人根據了民間的迷信而造出來的這個故事，那麼，這些迷信的來源，在中國人民生活歷史上，也是非當值得重視的。

桃花女的故事，在傳說中已經漸漸的不完整了。

據說：在廣東有的地方還存在着這一點，廣東民間在舊式的婚禮上，對於喜轎兩邊還是掛着兩隻銅鏡的，新娘坐帳也有倒置瓶這回事，不過寶瓶已經由兩隻紅布小口袋代替了。

在東北民間保留的桃花女故事的部分就最多了，並且人們都知道這是桃花女的方法。

東北民間婦女，在兒童生病的時候，初步的簡單的治療法就是給兒童「叫魂」，方法就是桃花女救那個老婦人兒子的方法，那就是在半夜時用兒童穿過的舊衣，蓋在一盤水的上面，然後，母親拿了那兒童穿過的舊鞋，到門外叫着兒童的乳名，叫一聲，要用鞋打房門的上邊門坎一下，這樣叫三次，打三次，據說兒童丟了的魂就可以回來了。

在東北民間娶親的時候，除了或多或少的還採用着一些正式的儀節，所謂「古禮」像親迎、友扎、洞房、坐帳等等以外，多處是採用着桃花女故事中的故事。

在東北民間娶親時，很少用轎的，因為這里的轎是不常見的東西，所謂喜車，就是代替喜轎了。這種喜車，是要用紅色的毯子圍起來，在喜車外面的兩邊，掛上兩隻銅鏡，那是在沒有發明玻璃以前，舊時婦女所用的鞋鏡，這就像作紫彩一樣，可是，人們誰都知道這是桃花女的法術。新娘上車時，要由自己的父親抱車，如果父親去世的話，那就要親娘舅，或是親長兄抱車的。新娘下車時，腳不能沾地，必須踏紅毡行路。交拜天地的禮案、神桌，是擺

在院子的中央的，案上擺着一隻裝滿了五谷的斗子，插着天地的神碼，三隻木桃做的箭，和一隻秤桿，在新郎去替新娘揭「蓋頭」的時候，就是用這隻秤桿去挑新娘頭上那塊紅綾的。新娘進房門的時候，是要由一隻擺在門坎上的馬鞍子跨過去。在新娘坐帳的時候，要倒賣瓶壺，賣瓶是由新娘帶來，在一上車的時候就一直抱着來的。那是一隻用銀質製造的瓶型的壺，裏邊裝着高糧大豆芝麻，幾個銅錢，一條紅色的素髮的絨繩，瓶口是用一塊紅綢子牢牢的紮着。倒瓶的時候，是要用兩個美麗的小女孩來執行（在廣東是用新郎的妹妹），一個用手按住桌面上的紅毯，一個倒瓶，這時院內階下奏着悠揚的音樂，是專為這個節目伴奏的。

這就是桃花女故事中的故事，人們非常的相信着它，雖然他們在事前，也相信着那些所謂陰陽先生，合了婚，擇了吉日，但是他們還是不放心，不敢太大意，他們認為只要把桃花女的法術搬出來，一切都可以趨吉避兇，遇難呈祥了。

在這個故事上看來，很多地方是怪誕迷信的，但是，它有的地方還是同農民社會的經濟生活方式上結合着。

在這里看出來，他們應用着量米的斗、量物的秤、馬鞍子和生活不可分離的五穀、銅錢等等這些個東西，當然，是他們生活中最親切的，那麼這種迷信，就自然而然的在農村的社

會成爲了中心，成爲了習俗，很久的流傳下來了。

## 十五 大神

這里所謂大神，並不像日本的天照大神，和希臘的神話中的宙斯那樣，成爲一個民族的宗教式的中心的信仰，而是一種極富於荒謬的愚蠢迷信。然而在東北農村，人們的生命問題就多半決定在這種大神的手裏了。正如在中國國內各地一樣，這種對於巫醫的迷信到處都有，可是在東北較就更爲嚴重了。在東北因爲地近邊塞開發又晚，對於醫業、衛生、科學更自然是談不到，那麼在民間，尤其是那些靠天時水利的農民們，對於天災人禍疾病種種危害，就不得不乞靈於神了。東北人民的信神，不是宗教而是迷信，差不多還帶有着古代的多神拜物的形態。他們的神可說到處是，他們信神但也不太崇敬，在馬棚的門上貼一張紅紙寫上幾個字，這就馬王爺的神座。爲了天旱不落雨，他們抬着龍王爺的泥胎焚香遊行，唱戲求雨。爲了沒有兒子，他們在門後面供奉着子孫娘娘和張仙。當他們爛紅了眼睛，就去到眼光娘娘那里燒香許願。爲了想年景豐收，他們供奉着谷神和虫仙。爲了家畜不招野獸的傷害，他們極

迷信山神和五道。他們更供奉着瘟神爺，那是爲了防止瘟疫病的，當然他們家裏還要供奉祖先和財神爺的，並且爲吃飯誰家也不能不供灶王爺，這完全是有着古代農業社會的傳統。

東北人叫巫醫爲大神，在農村中的農民多半信仰這種大神，雖然農村中也有中醫在執行業務，但是一來因爲人數太少，二來是這種中醫的學識實在是不太高明，農民們就只有把生命交與這種大神了。

當然，大神是決不會治好病的。人們對他的信仰，多半是由於愚蠢，少數的原因是由於他的怪異。並且每一個生了病的人不一定非死不可，當然也有很多是自己克服了某種病菌，而漸漸的好起來的，這種功勞也就被算在大神的靈驗上去了。作爲一個大神，在無形中的罪惡是太大了，不僅是騙人錢財，而是誤殺人命。可是作爲一個大神也並不簡單，也可以說太不容易，簡直是難。據筆者經驗所知，大概是這樣的

當一個人偶然患了一點小毛病，頭痛或是肚子痛，如果是兩天不見轉好，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去找大神「看香」，大神看過了香，就知道這是什麼病，當然，他不會說這是感冒或者是盲腸炎的，總是說病人在什麼地方沖犯了什麼神什麼鬼的，辦法呢？就是到沖犯了神那個地方燒點紙就行了。

如果這癩病再不好，那只有「跳神」了。跳神是把大神請到病人的家裏，擺上香案供桌，大神裝符請神降臨爲病人驅鬼，驅鬼的時候，大神是要掛甲舞刀才行，這時是神已付體，大神本人就成爲真神的替身了。掛甲是用兩隻大鐵釘子，釘在大神的兩邊肩窩上，再在兩邊釘子上掛上一隻或是三隻大鋤刀，這是一種約有二尺半多長五寸多寬的，約有五斤多重的，農民們用爲鋤草的鋤刀，同時大神的口中再刁上一把，兩隻手再拿上一把，就這樣，在病人的房前房後，院內，屋角，舞刀躍馬的走上一週，就算把鬼打走了。

作爲一個大神的不僅只由男人，也有很多的女人來做的，有人認爲女大神比男大神要靈驗的多，一般傳說女大神必要行爲浪漫，如果要一派正經，神就不會附體的。據說有這樣的笑話：一個女大神當她正在神已付體，手中神鼓打的像爆豆的時候，突然由於她的身腰扭動太利害的緣故，她把褲子的腰帶扭開了，她在着急之下，她就隨着神歌一樣的唱出來：「馬跑轆鈴肚帶開，叫幫軍，你緊緊嚙環扣扣肚帶。」這意思是叫二大神來替她結上褲腰帶。因爲這時她是神了，當然不能放下手中的鼓來結褲帶的。可是在二大神給她結褲帶的時候，就摸了她一把，驟然之下她當然不高興，於是她就唱：「調戲仙人啊……罪不輕……」，可是當二大神剛要縮手的時候，她又覺得這很寫意了，她就趕緊接着唱：「再摸一把免災星」

。這時二大神已經給她弄好褲子了，於是她就恨恨的唱：「回頭我就罰你腦袋疼」。在這個笑話裏，不僅是說明了女大神的不正派，而是更說明了根本就沒有神附體那會事。

請女大神看病，雖然由於她比男大神靈驗的傳說，但也多半由於女大神終是女人這回事上，農民雖然不懂什麼是藝術，但總會覺得什麼是愉快。當一個女人，既年青又美麗，穿上繡花的戰裙，一面擎着神鼓，一面扭動着腰肢，隨着神鼓的聲音跳動着，口中唱着很好聽的有韻調的降神歌，能說不像夏威夷熱舞嗎？所以在東北農村裏，有的隔着十里八里遠的人，一聽到這種鼓聲，就不論是黑夜白天，都要跑去看「跳神」的。

## 十六 太平年

經過了三百六十多天的辛苦勞動，到年終的時候，農民們的心情好像是一匹卸除重担子的駱駝，正可以躺下來慢慢的咀嚼一下自己胃囊裏所存儲的東西了。爲了對於自己，長年在風雨寒暑之中的勞苦工作，和由於這些勞苦而得到的收穫，在年終來喝一杯高糧酒，放幾串鞭炮，來慰勞慰勞，慶祝慶祝，這個意義是重大的。

東北農民爲了這個歡愉的日子，他們甚至於拿出他們一年勞動所得的半數，消耗在吃喝賭博和禮節上，他們成口的殺豬，成隻的宰羊，高糧酒一壘一壘的由糟房裏用車拉回來，幾百响鞭炮，一排一排的掛回來，他們準備這次狂歡，差不多是在半月之前就要開始的，婦女們忙着縫製新衣，男人們忙着打年紙，做豆腐，做年餛飩，殺年豬，孩子們更高興，他們恨不得天天過年才好。

殺年豬這種事實，那無異乎是等於農村中農民對農民的一個聯歡會，這與過完年以後那種請年酒年茶不同，那多半是爲了禮貌上的行爲，而被請的又只能是每家的家長，請吃年豬就不同了，一切親戚朋友隣人差不多都在被請之列，甚至連一過路的人，只要他趕上人家殺年豬，好了，他就可以走進來大吃大喝一頓。所以，誰家要是殺年豬起碼都要多殺上一兩口，這種會在十二年前幾天裏，可以說天天有，今天上東家明天又走西家，酒管飽喝，也沒有什麼禮節拘束，完全是一種粗獷親切，自然的農民作風的聚會。

在十二月二十三這天，有一個送神的儀式，就是在這天一切神祇都要昇天向玉皇大帝述職去了。這個時期是七天，到三十日除夕夜半，也就是明年的第一天，神才由天上回來重新司職人間的。所以，在除夕這天午後，人們就要供上大紙，那是一種迎神儀式的準備，新的

神位被安排好了，天一黑，香和燭都點起來了。燈籠竿上掛起來紅色的燈籠，掛燈籠這回事，好像只有在東北農村才見到，旁的地方大概是沒有這種風氣的，這是在過年前幾天，就要把燈籠竿堅好。通常是在院子當中，用一條或兩條很長的松木竿子接起來，像無綫電台的天綫那樣豎起來，最頂上要紮上一圈新拆下的綠色松枝，或冬青樹，那是表明着這隻燈籠竿是一顆自然樹，燈籠當然是用繩子像掛旗那樣繫上去的，由這時起每天晚上都要掛燈籠，一直到過了二月初二「龍抬頭」節日那天才取消。當燈籠掛起來，那時的景象是難以形容的，有時你當作那是天上的繁星，覺着很美麗，但是，當你在一個黑暗的夜中置身曠野，偶然不覺的做出乎意外的看見了無數的紅色光球，遠近參差滿佈在空中，一種神秘氣氛的侵襲，也許使你無所措的驚叫起來。

在除夕夜里十二點以後，由一點到兩點之間，是接神的時候，這時院內用木柴燒起一座山樣的火堆，這一點也許是還沒有脫離人類原始生活形態吧，它是象徵着生命，更決定着人類的生活，但人們並不求其意義，對着火他們燃起來高香，火把，結成隊伍，他們按着憑書上所指示的神的方位，開始迎神。

這個男女老幼用火把、高香結成的迎神大隊，在郊外按着神的方位要轉一個週圍，然後

這回來，在火堆上焚香燒紙，燃放鞭炮。這時神就算接來了，接着人們就開始拜神和祈禱。祈禱並沒有什麼儀式，也沒有一定的言詞，是隨着個人自己的心願，說一些家宅平安，六畜旺盛和五穀豐登這些話就是了。

在除夕之夜接完神以後，是一定要吃一頓接神飯的，而這種飯則必定是餃子，這是永久以來就這樣的，並且不僅是接神飯這樣，就是在由除夕到初五這五天當中，差不多也多半是吃餃子，第一是習慣上的傳統這樣，第二是因爲在初五以前，不准有生米下鍋，餃子都是除夕包好了五天的數量凍起來，同年餓餓一樣，放在食庫裏隨時可以拿來回熱的。

由元旦起，整個的正月裏，就是一個娛樂的日子了。在初五以前人們差不多完全沉醉在吃喝賭博的圈子裏，在平常東北農村中是很少有賭博的，只有新年才能隨便開賭，普通的是讓四個人摸紙牌，或者是擲骰子，至於推牌九，那只有在軍隊或者是紅鬍子窩裏才盛行，讓將牌農村根本就沒有，最大的賭就是賣局了，不過一個正統的農民是不押賣的。

一過初五以後，人們就開始組織秧歌隊了，有高脚，地鞦（以上同稱爲秧歌），耍龍燈，舞獅子，跑旱船，老漢推車各種各樣的玩藝。這些的民間藝人都是會唱會扭（舞）的能手，他們並不是專門從師去學來的，多半是一個一個互相傳授下來的。他們不僅只會唱一些慶

祝豐年的頌詞，他們每個人都能扮演幾齣小戲（蹦蹦戲）。按習慣晚上在投宿的地方是要唱蹦蹦戲的，無論誰家做東道，都要好好的招待他們，並且對於來看玩藝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以拒絕的。

在這種秧歌隊的意識形態上看來，並不僅是爲了表現慶祝豐年，而是還包含着一些別種意義，由於他們的化裝上看，除了扮演着什麼何仙姑曹國舅這些個八仙，和什麼青蛇白蛇以外，還必定不可缺少一個扮「老達子」的（「老達子」是東北人對於外族人一種通稱，在這里，多半是指蒙古人或是早年金族），一頂紅纓帽，一件毛反在外邊來的老羊皮襖，一串馬脖子上常帶的銅鈴，一條由麻繩做的又粗又長的鞭子，這就是「老達子」。由服裝上看是一隻牲口，而鞭子更不是民族的產物，而完全是西洋人所用的樣式，臉上掛着的鬍子有點像威廉，又有點像斯大林；他就抖着身上的銅鈴，發出像馬跑起那種聲音，一面又用力响着鞭子，他好像是在驅趕一羣羊一樣的驅趕着秧歌隊。

年裏，最熱鬧的日子，就算正月十五的燈節了，所謂鬧元宵、逛花燈、猜燈謎、放烟花，一鬧就是三天，在這三天裏，秧歌隊更要精彩的表現他們的競賽的節目。

## 後記

今天，在南中國的一角，所謂海外桃源的香港，一個流浪人，遙望着遠在白雲萬里外烽火滿天的東北，把筆追寫十七年前的那些幸福歲月，那故鄉黑色泥土的氣息，每一段故事的回憶，都引起無限的淒苦悲涼，大有隔世之感！

十七年是一個多麼悠長的日子啊！那「九一八」侵辱者的砲聲，那火光，恍如昨日，更清楚記得，當時奉命退出戰壕的一刻，忍着眼淚，吻着軍刀，曾發過要用鮮血來洗淨這個恥辱的誓言，如今，時間走過它底艱苦的十七年，土地亦幸光復，而發那誓言的人，剛踏家門，杯水未溫，便又被迫的匆匆出亡，作着思鄉之夢，在這嶺海之外。

別後，故鄉的風姿還是仍然如舊否？不用問，當然是面目全非了，它經過了砲火的洗劫，鐵蹄的蹂躪，暴力的破壞。由於經濟文化的變動，社會多半是轉型了，是否進步抑退步？社會史學家自有論列，東北風土小誌，如果說是寫實，毋寧說是抒情，在這里，多半是以懷鄉去國之痛來著筆的。雖然在這里還多少有點像是帶着對「櫻桃園」的情戀之情，但對於它



的更生，是更寄予了最大的希望。

東北風土小誌，大致是描畫了遼河以東的風貌，它的故事多有不同於遼西者。在遼西，應當說，早就是漢人的居住地了，那里的風習多有同於內地，而遼東為滿人省部復因墾殖之故，更受有地理和氣候的影響，是別具一種邊塞情調，而更顯著之點，則是在遼東很少有平頂的灰房，多是高大起脊的草房，也很少有繡足（民裝）的婦女，多是大脚（旗裝）。遼西則迥然不同，因其與中原居民風習無大差別，故未列述，特此加以說明。

（一九四八·「九一八」十七週年前夕寫於香港）

# 周鯨文主編 時代叢書

## 最近出版

論中國對美蘇的外交關係 (一元二角) 周鯨文著  
 論中國多數人的政治路線 (六角) 周鯨文著  
 中國需要建立聯邦制度 (八角) 周鯨文著  
 論張學良 (一元) 魯泌·周鯨文等著

## 戰前版

民主主義的鬥爭 周鯨文著  
 論現階段中國政治的退潮 周鯨文著  
 中國憲政問題研究 周鯨文著  
 中華民族在一切民族革命鬥爭中的領導地位 周鯨文著  
 中國的生命線——東北 周鯨文著  
 國防經濟學大綱 劉大公著  
 戰時經濟建設與新中國經濟制度 余醒民等著  
 戰時教育設施與新中國教育制度 雷通羣等著  
 世界大戰回顧錄 雷通羣譯  
 雙十二與民族革命 何鏡華著  
 張學良的自由問題 本社編輯  
 淪陷八年的東北 本社編輯

## 閱定期長者讀待優

國內定戶另有優待辦法	廿四冊年	十二冊年	冊數	預定 (郵費在內價目均照港幣計算)	定期零售	定價
	廿四元	十二元	港澳	香港南洋港幣一元 國內	香港南洋港幣一元	
	廿八元	十四元	南歐 洋美			

# 周鯨文主編 時代批評

是華南權威的民主論壇  
是替老百姓講話的號筒

東 北 風 土 小 誌

每冊實價港幣一元  
· 外埠酌加寄費 ·

著 者 董 秋 水

發 行 者 時 代 批 評 社

香港乍非道一二四號二樓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店

香港乍非道一二四號

承 印 者 香 港 印 刷 工 業 合 作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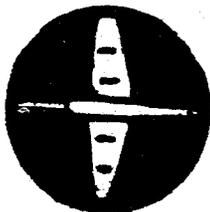
銅鑼灣威非路街三十二號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53

441021



香港印刷工業合作  
總會

KBC

392.43

H.K.\$1.00